



《德意志意识形态》研读体会

□ 郁 雷

编者按

青年教师基本文献研读工程（以下简称“研读工程”）是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特别是推动青年

教师夯实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的一项重要举措。研读工程主要面向校（院）40岁及以下青年教师，制定落实三年基本文献书目研读计划，自2021年启动以来，扎实推进、效果良

好。本报即日起设立“青年教师基本文献研读”专栏，择优发表青年教师的优秀研读成果，旨在立足基本文献研读，促进跨学科学术交流，进一步营造良好的研读氛围。

《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缘由

1845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在英国旅行考察之际，详细考察了英国工人阶级的现实状况，并会见了宪章派领导人。回到布鲁塞尔后，马克思决定暂时中止社会经济学研究，转而对青年黑格尔派提出明确批判。促使马克思作出以上转变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原因：鲍威尔在回应了《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对自己的批判后把马克思、恩格斯标识为“费尔巴哈式的教条主义”；此外，另一位青年黑格尔派施蒂纳出版了《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他认为压迫人类的一切力量都是虚幻之物，人们应该通过沉湎于自觉的利己主义把自己从这些虚幻之物中解脱出来。马克思、恩格斯立即感觉到有必要澄清自己与鲍威尔的“纯粹批判”和施蒂纳的利己主义，甚至是与费尔巴哈之间的理论界限。

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5年至1846年联合撰写的这部《德意志意识形态》全名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全书分为两卷八章，约50印张手稿，第一卷由序言和三章构成，主要观点是对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等人哲学观点的全面批判以及对马克思、恩格斯自己的新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正面说明。第二卷由五章构成，主要批判了所谓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德意志意识形态》直到恩格斯逝世30多年后的1932年在苏联出版。这本书的第一章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自己哲学新视界的第一次系统阐释，因此也是我们认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经典读本之一。

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阐释

建立在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是经验的历史哲学，即马克思把观察社会历史的出发点放在了现实的具体的个人的社会活动中，而不是运用某种绝对理念来统摄社会现实，也不是

通过集体的人的类本质来考察历史。马克思把现实的个人作为感性活动的主体，这里的个人既不是生物学或宗教意识里的人，也不是离群索居的、社会之外的人，而是有血有肉、有利益需求和价值关怀的人，是在物质生产活动中占据一定地位的能动性的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道：“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马克思主义把历史看作是一个以阶级统治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相继发展的过程。相对于西方传统哲学而言，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革命性特征主要体现为，它强调面向现实的批判精神与彻底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它对历史的反思始终立足于现实社会生活和历史实践，用历史生成的视野和分析方法展开对人的本质的探讨，从而揭示出现实社会生活的内在矛盾以及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陷入绝对贫困的内在根源。这就使得马克思、恩格斯对一系列重大哲学问题的思考具有深刻的现实感、历史感和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展现出的以人类物质生产实践为基础的现实的批判，是哲学批判范式的一种创新，迥异于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从施特劳斯到施蒂纳的整个德国哲学批判都局限于对宗教观念的批判。”“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马克思主义的以人类物质生产实践为基础的历史哲学，注重哲学与现实的真实联系，既反对黑格尔历史体系中的“抽象”概念，又反对青年黑格尔派尤其是费尔巴哈的“投射”概念。前者被描述为一种主体与客体、创造者与被创造者之间的颠倒。后者把宗教看作是人的本质在一种超自然上的存在，从而颠倒了投射者与被投射者之间的关系。正如恩格斯所说：“费尔巴哈的错误不在于他使眼前的东西即感性外观从属于通过对感性事实作比较精确的研究而确认的感性现实，而在于他要是不用哲学家的‘眼睛’，就是说，要是不戴哲学家的‘眼镜’来观察感性，最终会对感性束手无策。”

马克思把历史理解为现实的个人及其发展的历史。个人的共同活动生成家庭、国家和共同体，并在其共同生活领域中表现为分工、交往、所有制、市民社会等。归根到底，历史的发展表现为生产力与交往方式之间矛盾的不断调和与再生的过程。虽然交往、分工、所有制、市民社会等历史现象是多变的、易逝的和表面化的，但是马克思把这些历史的外在表现形式都统合于生产力与交往方式的本质抽象之中，使得这些外在表现形式都能够得到历史的具体的理解，而不是从概念本身加以理解。

意识形态概念的三重理解

意识形态概念最早是由法国哲学家特拉西提出来的，他希望在学理上建立一种精神的哲学并以此区别于古代的形而上学，然而他自己并没有完成这一任务。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变革实现了特拉西所设想的新的观念学的构建。马克思不是从思想问题本身来分析、批判甚至构建新的观念或观念体系，而是以人们现实生活为出发点来解决思想问题并重新构建观念学。

目前学界对意识形态的定义方式有三种：一是在肯定意识形态作为社会存在的反映的前提下，揭露这种反映的虚假性，并以此揭示被这种虚假、歪曲反映所掩盖着的社会存在的真正本质。二是秉承价值中立的研究原则，从描述意义上解释意识形态与其所处的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三是在相对肯定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概念，认为意识形态源于现实的社会生活，并从此渠道来理解意识形态的存在本身。纵观《德意志意识形态》，可以发现马克思是在这三个层面上来综理解释意识形态的。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意识形态首先是指意识形态的现实的具体的形式。如马克思所指的“费尔巴哈、布·

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其次是指在一定社会结构中受社会现实限制并由社会现实所塑造的一整套观念、价值或意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意识没有自己的历史，人的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历史的产物，意识起初只是一种对直接的、可感知的环境的反应，这种纯粹动物性的意识随着分工的发展而不断提高。最后，意识形态也表现为一种虚假反映，但这种虚假的意识形态是构建出来的上层建筑，这个构建过程反映阶级统治的实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对意识形态的经济基础和实质进行了深刻思考。因此，意识形态被看作是一种惰性的反映。在马克思以后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意识形态的这种虚假性可以在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的关系中得到很好的诠释。普遍利益归根结底将表现为一种特殊利益，但不是纯粹的特殊利益，特殊利益转化为普遍利益需要一番过程，个人利益先被转化为阶级利益，而让后者代表普遍利益。“个人利益总是违反个人的意志而发展为阶级利益，发展为共同利益，后者脱离单独的个人而获得独立性，并在独立化过程中取得普遍利益的形式，作为普遍利益又与真正的个人发生矛盾。”马克思认为，每一个特殊利益的承担者都倾向于声称自己是社会的普遍利益。这种情况在阶级斗争激烈的社会尤其突出，“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如果它的统治就像无产阶级的统治那样，预定要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态和一切统治，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而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上述引言隐含着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一个重大变化，即马克思不仅把意识形态看作是受一定社会结构和经济状况影响的一系列价值观念，同时意识形态也具有能动性的功能，这种功能集中表现为为现存的国家事务或既定阶级的统治提供合法性的功能，它根本上是阶级统治和争取政权的工具。这种意识形态工具化色彩在马克思以后的著作中如《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表现得更为明显。

也就是说，马克思既将意识形态进行结构性解释，也将意识形态进行功能性解释。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就是从对意识形态的这种功能性进行解释的体现。同时，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为揭示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找到了中介评价因素——经验观察。马克思对意识形态虚假性的揭示是通过社会、历史的分析，确立经验的合法性，应由经验来说明意识。在这个逻辑下，意识形态及其诸形式在事实之外产生的、基于想象的解释，便会发展为纯粹的谎言，自然就不会有自己的历史。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教授〕

青年教师基本文献研读



枣花香处是我乡

□ 刘明礼

春与夏的时令之于北方，总是显得有些姗姗来迟。到了立夏节气，南方已正式开启了进入夏天模式，“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而我家乡所处的华北腹地，还是“鸠雨催成新绿，燕泥收尽残红”的暮春时节。

我的家乡位于河北沧州的西部，以盛产金丝小枣远近闻名。在我小的时候，随处可见成片的枣林，许多人家房前屋后都种有枣树。吊着枣树枝子打秋千，围着枣树转圈赛跑，捋一片枣树叶吹叶笛，是孩提时代最常玩的游戏。

五月，时光的车轮隆隆碾过了“谷雨”，挟来微微熏风，也带走了家乡大地上的最后一抹春红。春的大戏进入尾声。当别的树木大都繁花落尽、已是绿荫如盖的时候，家乡的枣树才从酣睡中悠悠醒来，不慌不忙吐出点点绿意。

就在一个不经意的早晨，忽然有股暗香幽幽袭来。这是家乡独有的枣花

香，是每个家乡人都熟悉的味道。往院里一看，才发现那些枣树上的嫩芽，不知几时竟变为一串一串的叶片，每片叶子的根部都夹着一簇金黄的小花，挤挤挨挨，光艳夺目。碧绿的叶片，透着太阳的光泽，像一片片水头十足的翡翠；一串串米粒般的黄色花蕾，金光闪闪，像瑰丽的首饰。不知是绿叶映衬了黄花，还是黄花衬托了绿叶，两者的结合是如此完美。

浓郁而又雅致的异香，弥漫在空气之中，浸满了整个村庄。弥散四溢的花香不仅陶醉了人们，也引来了成群结队的蜜蜂。枣花蜜可是出了名的好蜜，富含多种氨基酸和营养元素，能开脾润肺，增强免疫力。四五十年前、我小的时候，对一般乡下人来说，能吃到蜂蜜那可是想都不敢想。也许是造物主的恩赐，家乡有种叫“蜜蜂罐儿”的野蜜蜂，尾部储藏着一罐甜甜的蜂蜜。孩子

们时常会站在枣树下面，在枣花上找“蜜蜂罐儿”，偶尔逮到一只，能吮到它腹中的蜜吃，简直是“天花板级”的幸福。带着枣花香味的蜜汁一溜咽下去，简直能甜到心口窝里，嘴唇上半天都是甜甜的，味蕾之上更是留下难忘的记忆。

我也对枣花有种特别的钟爱。在我看来，桃花杏花、梨花李花，尽管艳丽，但绽放得似乎有些张扬，而且香气不足；槐花虽然清香飘逸，但开得过多过满，未免显得有些“炫耀”，而且结不出甜美的果实；只有这枣花，深隐在树丛之中，若幽兰，内敛而不故作高雅而不傲气，温婉含蓄，让人见之忘俗、观之可亲。枣花有别于其他的花，还在于它的花期较长。在所有树木中，枣树发芽几乎是最晚的，而且它的芽总是不肯一下子齐齐发完，始终踏着慢悠悠的节奏。甚至，有的枣树上的“枣窝

窝（小枣）”已豆粒般大，有的枝条却才刚刚吐露芳华，仿佛为的是让人们多闻一闻它的花香。我时常在想，人是否也该如枣花这样，不要急于展示轰轰烈烈，不要急于收获。如此，在平静中慢慢积累、厚积薄发，才显得愈加美好，也给人以更多的期待。

眼下，故园枣花色正新。在我的意象里，那醉人的枣花香，和家乡紧紧联系在一起。浓郁芬芳的枣花香，是家乡的符号，是家乡的味道。无论走到哪里，离家有多远，我都不会忘记：枣花香处是我乡！



庆祝中央党校建校90周年

我与中央党校

回望来时的路

——走进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史馆

□ 林珊珊

是全党整风运动的“大本营”，是当之无愧的思想锻造熔炉。延安时期中央党校形成的学术传统和理论传统，也成为了党校事业的宝贵精神财富，代代相传、历久弥新。

“中央在这里，党校在这里，七大在这里开，这个问题解决了，中华民族就胜利了。”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对整风问题有这样一句总结。他的这句话，足见中央党校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与分量。

因党而立，因党而兴。伴随着党的事业的蓬勃发展，中央党校坚定沉稳地一路向前，“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初心矢志未改。

每当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时刻，中央党校总是思潮涌动、先声夺人。思想理论的火花不断激发，终于变成了熊熊的火焰。

在《理论动态》第60期的封面及相关手稿前，我驻足良久。1978年5月10日，这一期杂志刊发了一篇载入史册的雄文，就是数易其稿，并经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此打响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第一枪”。

“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诉为标准一样。”

“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

……

纸张在岁月中泛黄，但这些深刻的论断，今天读来依然振聋发聩。

对这份史料关注，还源于我对《理论动态》一份特别的情感。数年前，刚刚研究生毕业的我到中央党校报社报到，社里安排我到《理论动态》编辑部担任编辑。这是我步入社会的第一份工作，那种兴奋悸动，至今难以忘怀。为了更好地了解《理论动态》，那段时间，我集中学习了沈宝祥等老同志对办刊背景和部分代表性文章的回忆与思考。党校学者们的勇敢、坦荡和睿智时常触动我。有时我神思驰骋，会想：当时的编辑工作是什么样的呢？面对汹涌而至的改革浪潮和伴随其中的“暗礁”“漩涡”，他们是如何确定选题的？碰到一篇好文章，他们是否会击节赞叹、欣喜若狂？遇到分歧，他们又是如何反复讨论、达成共识的？这本薄薄的杂志，作为党在思想上拨乱反正的排头兵，彰显了中央党校勇于研究问题、敢发时代先声的精神品格，凝结了几代人对真知的渴望与对事业的热爱，也将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

沿着展览路线继续行进，一张照片将我的思绪拉到了2018年4月28日，那个激动人心的上午。那一天，碧蓝的天空澄澈纯净，中央党校主楼被阳光轻柔地镀上一层淡金色，更显巍峨庄严。我们部分同事和学员聚集在楼前，等待见证一个神圣的历史时刻。

两条红绸被揭下，“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的牌子分列正门两侧。

这是90年长轴画卷上又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根据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新组建的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在大刀阔斧的机构改革中，团结、自信、有序地开始谱写新的篇章。5年过去了，我深深感到，在不知不觉间，校、院早已紧紧融合成了一个亲密的大家庭，我们真诚地交流互鉴、取长补短，逐渐形成了推动事业发展的强大合力。

我边走边看，每一个物件都承载着一段珍贵的往事，每一张照片都定格了一个璀璨的瞬间。它们串联起党校90年的光荣历史，传递着坚毅的力量。

不觉已到了展厅的尽头，这里的一片留白引人遐思。我们看到中央党校如何从过往走来，更期待她将如何奋楫当下、奋进远方。

一位同事轻声说，“这里，以后就要靠我们来填满了”。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报刊社青年理论学习小组成员〕

